

沉鱼寔梦

金斯頓 著

西施——这位江南女子是水的精灵，罩着一个含露的寔梦。她像一道彩虹，升起在春秋的天空，洞穿了历史漫长的幽暗，把整个时代装扮得五彩缤纷，也把范蠡、勾践、伍子胥、文种，这些灿若星斗的名字点缀得更加灿烂夺目。

西施

● 本书根据全方位的历史资料加工撰写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金斯顿 著

沉鱼霓梦 西施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鱼霓梦——西施/金斯顿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9

(四大美女传记)

ISBN 7-80171-387-7

I. 沉…

II. 金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8230 号

沉鱼霓梦——西施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北京中华儿女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字数 189 千字 插图 18

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2000 册

ISBN 7-80171-387-7/I·269

定价:19.5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总序

美女不死

女人是人类的风光，美女是风光的花朵。一个没有美女的民族是荒芜的，拥有美女而不敬不爱则是野蛮。在欧洲，美女海伦点燃了雅典的一场世纪大战，美女维纳斯用断臂为无数年代与国度的爱美的人们圆了一轮美梦。在中国古代，赞美女性的诗赋袅袅娜娜，不绝如缕。诗经《硕人》曰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陶渊明愿意变作衣领、裙带、眉黛、枕席、鞋子或蜡烛，以期亲近美人，李太白也写下了“名花倾城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”的佳句。

更为引人自豪的是，中国数千年美韵中的四颗珍珠：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和杨玉环。人们用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来形容她们的美，连动物、植物和天上的月亮也都在她们美的光辉里不敢正视，以云掩面，含羞不语。

西施——这位江南女子是水的精灵，罩着一个含露的梦。她像一道彩虹，升起在春秋的天空，洞穿了历史漫长的幽暗，把整个时代装扮得五彩缤纷，也把范蠡、勾践、夫差、伍子胥，这些灿若星斗的名字点缀得更加灿烂夺目。

王昭君鄙视昏庸与谄媚，自愿远嫁匈奴，让青春和美放出异彩。她就像美的光源，一踏上大漠，整个草原便为她燃烧，大地山川鼓动着向她致意，连天上的大雁也不敢自傲，甘心落到地上，向

她的美敬礼。

貂蝉是一道迷离的色泽，闪烁在三国的刀戈烽烟里。她是月宫仙子，皎洁、娇艳。貂蝉爱英雄，也引得英雄竞折腰：董卓、吕布、袁术……这些名利之徒的勾心斗角屡屡让她失望，最后，她选择了真正的英雄——宝剑。

杨玉环是一朵含露盛开的牡丹，一道媚魂，高华瑰丽，仪态万方。一代雄主唐玄宗为她痴迷、燃烧、颤栗，重归青春，像个初恋少年，他们迷醉在灵与肉的交融里。大唐国的舞台上，皇帝李隆基击鼓、诗人李白填词、歌手李龟年奏乐，杨玉环独自高舞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中国古典四大美女为千古的东方美韵增辉，日月星辰，山川湖海、英雄王侯、花鸟虫鱼，在周围踮起舞。

美女不老，因为美不会老去。

美女不死，因为美不会消逝。

西施与范蠡一叶扁舟隐遁于太湖烟波之中；王昭君在月光下抚琴而去；貂蝉扑剑升仙，一道色影重归月宫；杨玉环从梨花树下一缕香魂飘洋过海。美人们永远年轻、美丽、娇媚，像天上的彩虹，像人间的月色。她们的美艳化作一缕芳韵，活在中国人世世代代的魂魄里。

史官不愿把篇幅留给她们，民间传说又支离破碎，为了复活这些东方美韵的精灵，再现她们的青春、爱情与风采，金斯顿以现代历史小说的笔法创作了这套《四大美女传记》，力求还一个活人，还一个女人，还一个美人，让这些绝代美人重返人间，因为：

美人不死，美人永远年轻！

张同道

西施，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，宛若一道彩虹升起在春秋的天空。关于西施的传说像西湖的荷花一样不可尽数，然而，这位江南女子如何从苎萝村走向春秋大舞台，如何从一名村姑成为绝代美人？

2500年前，吴越战争以越国惨败而告终。

越王勾践回国后，卧薪尝胆，企图复仇雪耻。

大夫文种献灭吴九策，其中最毒辣

的便是美人计，大夫范蠡奉命巡行

全国勘察美女。范蠡风流倜傥，

享有“范郎”之称，是越国少

女梦中的白马王子，西施的好友郑

旦悄悄地爱上了范蠡。郑旦和西施是苎

萝村的一对姊妹花，像两只美好的蝴蝶，让

全村的小伙子垂涎欲滴。范蠡来到苎萝村，见到两

位美女，几乎忘却公务，陶醉于爱情的美酒中。他爱

郑旦，更爱西施，一次假面舞会的误会中，他向西施

坦露了真情，西施也爱上了这位范郎。然而文种的到

来结束了这段芬芳缠绵的爱情，他将郑旦和西施带回

本书提要

本书提要

会稽，教习歌舞，准备献给吴王夫差。

聪明的西施艰难地学习吴语，可是，她失败了。只有酒醉之后才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吴音。临行前，西施和范蠡一夜缠绵，相许了一生的爱情，然后范蠡把两位美女送往吴国都城——姑苏。吴王夫差被面前的绝色震惊了，大臣伯嚭受了文种的贿赂，为越国充当说客，而伍子胥老成持重，一眼就识破了越国的美人计，请求诛杀西施。夫差，这位盖世英雄，

春秋霸主，宁可舍弃江山也不愿放弃西

施，他杀了伍子胥。为了讨西施欢心，

夫差建造了响屐廊，箭径，明镜十

八影，西施也沉迷于夫差如痴

如醉的爱情中。两人在灵与肉的

交融里，感受到爱情的青春脉搏。

十年生聚，越王勾践卷土重来，姑苏

城毁于一旦，范蠡率领大军荡平了吴国，夺回

西施。然而，西施却心灰意冷，鄙薄范蠡将自己的心上人拱手相送的名利之举，愿为夫差殉情而死，而越国王后因为嫉妒，竟派人劫杀西施。范蠡救了西施，弃了功名，两人重归爱情佳境，相偕隐居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中。

目 录

总序——美女不死/张同道 / 1

本书提要 / 3

1 浣纱溪畔乱云飞

在水一方 / 47

葛衣神木 / 33

美目盼兮 / 15

出水芙蓉 / 1



2 滴泪胭脂石

明月痴情 / 100

君子好逑 / 86

凤兮凤兮 / 74

窈窕淑女 / 61



3 吴音醉后圆

侠之大者 / 159

醉里吴音 / 145

笼鸟池鱼 / 129

别情依依 / 114



4 月波呢喃响麋廊

莺语呢喃
/

217

馆娃麋廊
/

203

茜香荷影
/

189

吴宫红杏
/

175



5 明镜十八影

明镜妆台
/

283

倾国倾城
/

267

佳丽悲秋
/

248

箭泾锦帆
/

233



6 烟波渺渺鸳鸯舟

相期云汉
/

329

劫后余香
/

313

乱世惊梦
/

299



尾声 烟波霓影



1

浣纱溪畔乱云飞

沉鱼鬢髻

西

施

出水芙蓉

周敬王二十九年，仲夏六月，薄薄的晨雾飘荡在江南水乡，空气中湿润得能挤出水来，一条如梦的小溪从薄雾中淌出，潺潺的水流敲击着清晨的宁静，几块浮萍飘游在水面上，松软的河沙上缀满了绿茵，间或有不知名的小鸟从上面一掠而起。

东君赐福大地
羲和驾着日车从扶桑升起
浣纱女来到香溪畔
一天的劳作从此开始
王侯佩绶，美人衣饰





浆出的细纱像蚕丝般洁白

一群叽叽喳喳的浣纱女沿着溪边的碎石路面走来，边走边唱，玩笑打闹。她们踩着鹅卵石，三五成群地走进小溪，站在清凉的溪水中，裙角高高地掖在腰带里，光洁如玉的小腿裸露在水中，把碧绿的溪水映衬得更绿更稠。

泛黄的麻纱平铺在露出水面的青石板上，棒槌高高举起，又重重落下，不紧不慢地敲打着纱线，纱线开始现出白色。灵巧的小手又抓起一束一束的麻纱，浸入水中，不断搓揉……一下又一下，单调的工作不断地重复着，一朵朵水花溅起落在浣纱女的脸上、身上。她们红润、年轻的脸颊上现出了活泼、调皮的神色，青春洋溢的笑靥荡漾在粼粼水波之中。

“昨夜社戏里扮演云中君的小伙子不错吧！真称得上风流倜傥。那唱腔、那扮相都是百里挑一的，还有那眼神儿，绝了！”

“不会这么简单吧！恐怕是他那句‘连理比翼共白头’更让你心动吧！”

“你们这帮傻丫头，成天就知道‘风流倜傥’、‘连理比翼’，嫁汉，嫁汉，不就图个穿衣吃饭嘛！”

“哦！你倒挺直率，臭美什么呀！不就刚和一个郑国客商好上几天嘛！”

“哈”，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震颤，众女笑成一团。其中一个小丫头笑得最开心，众人止住笑后，她仍在那儿笑得前仰后合，乐不可支。几只水面上的游禽用吃惊的眼光注视着她们如杨柳般摇曳的腰肢，翅膀在水面拍出道道水圈，惊慌地躲开了。

“哎哟哟！笑成这样，真是‘男笑痴，女笑怪，小丫头少见多怪’。”被众人嘲笑的浣纱女脸面有点挂不住了。





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肚子都快笑破了!”小丫头用棒槌支住腹部,快岔过气去了。“知道本姑娘笑什么吗?扮演云中君的那位‘风流倜傥’的后生就是我呀!哈哈……好一个‘风流倜傥’的俊俏后生!”

“哈哈……”笑声再度响起。

“噫!告诉大家一件事,可千万千万保密哟!村里那帮老人知道咱们谈这事,非把咱们骂死不可。”

热闹的喧哗声戛然而止,姑娘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计,竖起了耳朵。

“据我那位客商讲,在他们郑国,男女之间的事可随便了。每年的五月,青年男女们在洧水、溱水之上,大家踏青游戏,自由交往,甚至可以自由——哎!都羞死了!”泄密的少女用双手捂住了滚烫的脸颊。

“自由什么呀?自由什么呀?老实交代,你和那位客商是不是已经‘自由’过了?老实交待!”

“该死的小蹄子,看我怎么收拾你?”两个浣纱女纠缠在一起,互相厮打挠痒,脚下一滑,都跌在水中,挣扎不起来。装纱的竹筐也倾倒在水中,浣好的白纱从竹筐中漂了出来,丝丝缕缕在溪水中纠缠、飘曳……

“你们打打闹闹,把我的鱼全吓跑了!”一位浣纱女看着自己嬉戏玩笑的女伴,悠悠地叹了口气,解开扎在头上的丝线,乌黑的秀发如瀑布般一泻而下,纤纤玉指在青丝中流淌出没,细心地梳理着平整、柔润的头发。

“西施!你太漂亮了!不是她们吓跑了你的鱼,而是你的美貌让鱼羞得不敢在你眼前露面。”紧挨着西施的郑旦顺着西施的视线看去。几尾红色的小鱼划动着漂亮的尾鳍,在清澈如碧玉的溪水中闪过,倏忽而去,消失得无影无踪,只留下几圈荡漾的波纹。



“郑姐姐，别拿我开心了！”西施偏头一甩，黑色的瀑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又飘逸地从天而降，秀发的清香也随风逸出。

“开心一点，别愁眉苦脸的，这会影影响你的美貌的，明白吗？我的小人。”郑旦亲昵地拍了拍西施的脸蛋。

“不是我不愿意开心，而是今天委实没有遇到能让人开心的事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做饭了！”西施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又回头对郑旦说道：“你知道，我不是性格孤僻的人，可一个人成天都嘻嘻哈哈地到底又有什么好呢？”

“还说自己不孤僻，姐妹们都说你越来越不合群了，是不是因为自己漂亮，就自以为是。”

“我漂不漂亮，由她们说去好了。哎！郑姐姐，我真羡慕你，心里如饥似渴地牵挂着一个男人，表面上还若无其事。我做不到这一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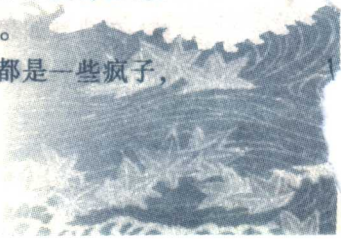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牵挂谁了？你千万别给我造谣、传谣啊！”郑旦笑了，嘴角绽开出一丝笑意，瞬间便波及了一张俏脸。

“不就是那个让你牵肠挂肚、梦绕魂萦的‘范郎’吗？”西施毫不留情地戳穿了郑旦的西洋镜。

“轻一点儿！轻一点儿！我那是单相思，传出去多不好意思呀！”提到范蠡，郑旦来了情绪；“范郎已随越王入吴快三年了！听说他在吴国给吴王赶马，受了不少苦。他们被关在吴王父亲阖闾陵墓旁的一间小石屋中，白天干活儿，晚上看坟。这吴王夫差可真坏，想出这种法子来作践人！”郑旦越说越气，胸脯一起一伏，绷得紧紧的细纱衣裙露出里面丰满的青春胴体，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姑娘了。

“越王贵为一国之君，不也在含垢忍辱吗？夫差病了，越王甚至给他尝便疗疾，你说他又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呢？大不了死了之，倒也痛快！”西施双眉微蹙。

“男人的事，我们永远搞不明白。他们都是一些疯子，





当然，咱们的‘范郎’除外。”

“别扯上我，我可还是清清白白的姑娘家啊！”西施被郑旦逗笑了。

“只怕你这清清白白的姑娘家没有了清清白白的姑娘身。”看见西施眉毛的外侧要慢慢竖起来了，郑旦赶紧转移了话题，“听说吴国的女人也特别迷‘范郎’，你说他会不会干出一些……！这家伙喜欢拈花惹草的毛病总是改不了。”郑旦的声音中带上了几丝怅惘和哀怨。

“刚才还说自己是‘单相思’，现在又想管别人，你没有这个权力，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与你无关。”西施存心要气一气郑旦。

“对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也算替咱越国人争口气！”郑旦的眼中闪出神往的眼神，仿佛亲眼见到了范蠡在吴国的美女群中左右逢源、挥洒自如，但转瞬间这丝光亮就消失了。“哎——我这是何苦呢？一门心思全放在他身上，还不知道人家认不认识我，不折不扣的单相思啊！”郑旦是三年前在都城的春祭仪式上见到范蠡的，当时她刚满十五岁。作为司仪的范蠡既是越王勾践的宠臣，又是闻名全越国的美男子，越人爱他风姿洒脱，谈吐文雅，年少风流，都称他为“范郎”。那天，郑旦跪在离范蠡不远的地方，当范蠡把祈祷丰收、祝福平安的醴酒洒向众人时，几滴香酒溅到了她的脸上。“他就像一个威仪出众的天神，美目传神，仪表堂堂，我觉得自己只配作他的奴婢，侍候他一辈子。”这是后来郑旦告诉西施她当时的感觉，她还说现在她还能感觉到凉酥酥的酒滴仍附在脸上，还能闻到缕缕酒香。也就是在那天，她把西施悄悄地拉到一边，涨红着脸却又神秘兮兮地告诉西施，她爱上了闻名遐迩的“范郎”。

西施不忍心看着郑旦傻愣愣地发痴，双手掬了一捧清水，想泼到她脸上，转念一想，又松开手，碧绿的溪水又滴



滴答答地流回溪中，击碎了两位姑娘如花似玉的倒影。西施中指轻弹拇指，几滴水珠溅到郑旦脸上，她愕然醒悟。“我是‘范郎’，我是‘范郎’，祝你永保福祉。”西施闭上了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学着范蠡装神弄鬼的腔调。

“你要是‘范郎’，我就是王母娘娘下凡。”郑旦白了西施一眼。“西施，你真的见过吴王夫差吗？”郑旦的思维完全是跳跃式的，常常突发异想。

“当时我刚满十三岁，和我母亲一起到椒山去为我父亲收尸。”西施的神色有些黯然。

周敬王二十六年（公元前四九四年）春二月，吴、越在太湖中的椒山会战，越军全线崩溃，死四万余人，西施的父亲施阳便在该役中战死。

“太湖水都被染红了，水面上漂浮着死人死马和战船的残骸；椒山上的树也烧光了，尸臭和焦臭混在一起，让人闻着就想吐。”西施的鼻翼掀了掀，眉头绞在一起，她收拾好手中的物什，走到岸上，在草地上坐定，伸出白皙丰润的小腿晒在阳光下。

“吴国人盛殓吴兵的尸体，却把越军的尸体堆成尸山，想一把火烧掉了事，有些人的心确实不是肉长的……”西施眼前又出现了那惨烈的场面。

成千上万具尸体堆积如山，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，更惨的是那些残肢断臂随地乱扔，到处都是。吴王夫差身穿粗麻丧服，手执黑竹丧杖，头戴丧冠，脚蹬草履。他袒露左臂，额上和唇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牛血，他刚祭祀完吴军的亡灵，现在又要亲眼目睹仇敌的尸体化为灰烬，吴国先王的大仇终于得报了，他的脸上除了对上苍的感恩，更多的是骄矜和自豪。

“是你和伯母跪下来求他不要焚烧我们战士的尸体吗？”郑旦不想让西施伤心，但她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，

